

家 何 芳 情 事

◎王海玲 / 著

黑 长篇小说丛书

HEIMACHANGPIANXIAOSHOUCONGSHU

□何镇邦 / 关小群 /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G S H U

何家芳的情事

◎王海玲／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家芳的情事/王海玲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80647-374-2

I.何…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4762 号

书 名:何家芳的情事(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作 者:王海玲

丛书主编:何镇邦 关小群

丛书策划:朱光甫

本书责编:吴丽芳 朱光甫

美术编辑:梅家强

责任印刷:宗 勇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875 字数:20.2 万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4.50 元 ISBN 7-80647-374-2/I·262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号码:0791-850345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

何镇邦

新世纪的曙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新的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里,人们都在筹划着用什么姿态或者准备什么礼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的这一套“黑马长篇小说丛书”,也是一份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因为它从现在起将陆续出版,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之初,可以说也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学工程。

我并不奢望能从这套丛书中不经意间跑出几匹黑马来,在文坛上闹个红红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丛书的作品将有一番新的艺术风采,并有比较稳定比较整齐的艺术质量。

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子“长篇热”。在这阵子“长篇热”中,各级领导倡导和干预,出版机构积极运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齐上阵,各种新闻媒体起劲炒作,的确热得可以,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大景观。当然,这阵

“长篇热”的确推动了长篇小说创作,诸如长篇小说数量激增,影响扩大,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创作趋势,等等;不过,真正称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长篇热”热过了头又带来某些领导不重视创作的艺术规律,作家文体意识淡薄、评论评奖庸俗化、书商炒作商品化等种种问题。在“长篇热”已经热过了头,需要降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筹划和推出这么一套长篇小说丛书,这是需要首先说清楚的。当然,借这个机会也想说说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换言之,即谈谈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这么一个正摆在长篇小说作家和长篇小说研究者、评论者面前的问题。

长篇小说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它的艺术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写什么,而是取决于怎么写。写什么,亦即题材问题,对于创作的艺术质量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题材即写什么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头,尤其是强调到首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步,那就是违背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的了。在过去特定的岁月里,我们吃过这种“题材决定论”的不少亏,后来又对其进行过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文坛上,由于种种原因,“题材决定论”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个幽灵又在文坛上游荡。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我们绝不能再吃“题材决定论”的亏,对于它,无论是原装的,还是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过的,抑或以时髦的口号为掩饰的,统统加以拒绝。在这儿,我不想花费更多的篇幅来剖析几十年前曾经猖獗一时而今又卷土重来的“题材决定论”,我只想提醒广大读者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有哪一部优秀作品,或者传世之作是由于写了重大题

材？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基于对于题材问题的这种理解，在这套丛书里，我们不想给作家们在题材上划出“特区”，也不想划出“禁区”。我们鼓励作家们去写他们最熟悉和具有独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并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反映或表现这种生活。于是，读者诸君已经或将要在这套丛中看到的作品，在题材上的确是多样的，既有写当下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时间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较重大的题材，诸如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和当今人们关注的改革事业，也有写身边琐事并从中加以深入开掘的；有作家亲历的生活，也有间接的生活，诸如石钟山通过历史文献资料重写的关于抗日战争后期滇缅战场野人区的那段生活，等等。总之，我们将在这套丛书读到的作品，题材是多样的，也是独特的。我们想用这些作品来表示我们对题材问题的一种见解，并对“题材决定论”作出严肃的拒绝。

决定作品艺术质量的因素很多，诸如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视野、文化素养、思想水平以及叙述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被忽视。大量的创作实践表明，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对他的创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梳理或提炼他从生活中提取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在他进行作品的艺术构思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活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思维。作家的艺术思维对于他的作品艺术质量起着重要或主导的作用。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们的艺术思维大多是单一的、封闭的；他们往往用一种两极化、纯净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

现实生活,把生活纯净化、两极化。这种思维的定势大大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必须突破这种纯净化、两极化的思维定势,使作家的艺术思维开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现变革中的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读者诸君从本丛书中读到的长篇小说,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开放的艺术思维方式来对待生活和构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将有新的艺术风采。

除了上述所论及的题材多样化和艺术思维开放性外,在这套长篇小说丛书中,我们还提倡作家们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有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化上,或者说在艺术上,我们主张中外文化的杂交,中外艺术的嫁接。片面地强调民族化,片面地要求继承民族传统,和过于醉心地模仿外来的艺术形式,甚至拜倒在外来艺术的偶像之前,都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还是要记取鲁迅先生的教诲,一是对外来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即占有、选择、消化;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进行改造,正如他所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见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这种对传统文化有所删除又有所增益的革命性的态度,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杂交可以产生优良品种,在动物和植物界是这样,在文化界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杂交”,希望这种杂交能产生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艺术品。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一位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会或不讲究叙述的艺术,不讲究讲故事的技巧,是不可思议的。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固然有思想

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和情节的魅力,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说这是叙述的魅力。本世纪六十年末诞生于法国的作为现代文体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叙述学,几十年来已经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叙述学的诞生和发展为研究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法国关于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对我们的现代文体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叙述的角度和叙述的人称,从叙述的语调到叙述的节奏,从叙述时间到叙述声音,中外学者关于叙述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完全值得作家们借鉴,并运用到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去。我一再呼吁作家们要强化文体意识,在这儿,同样也要重申这一主张。希望收入这套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叙述艺术、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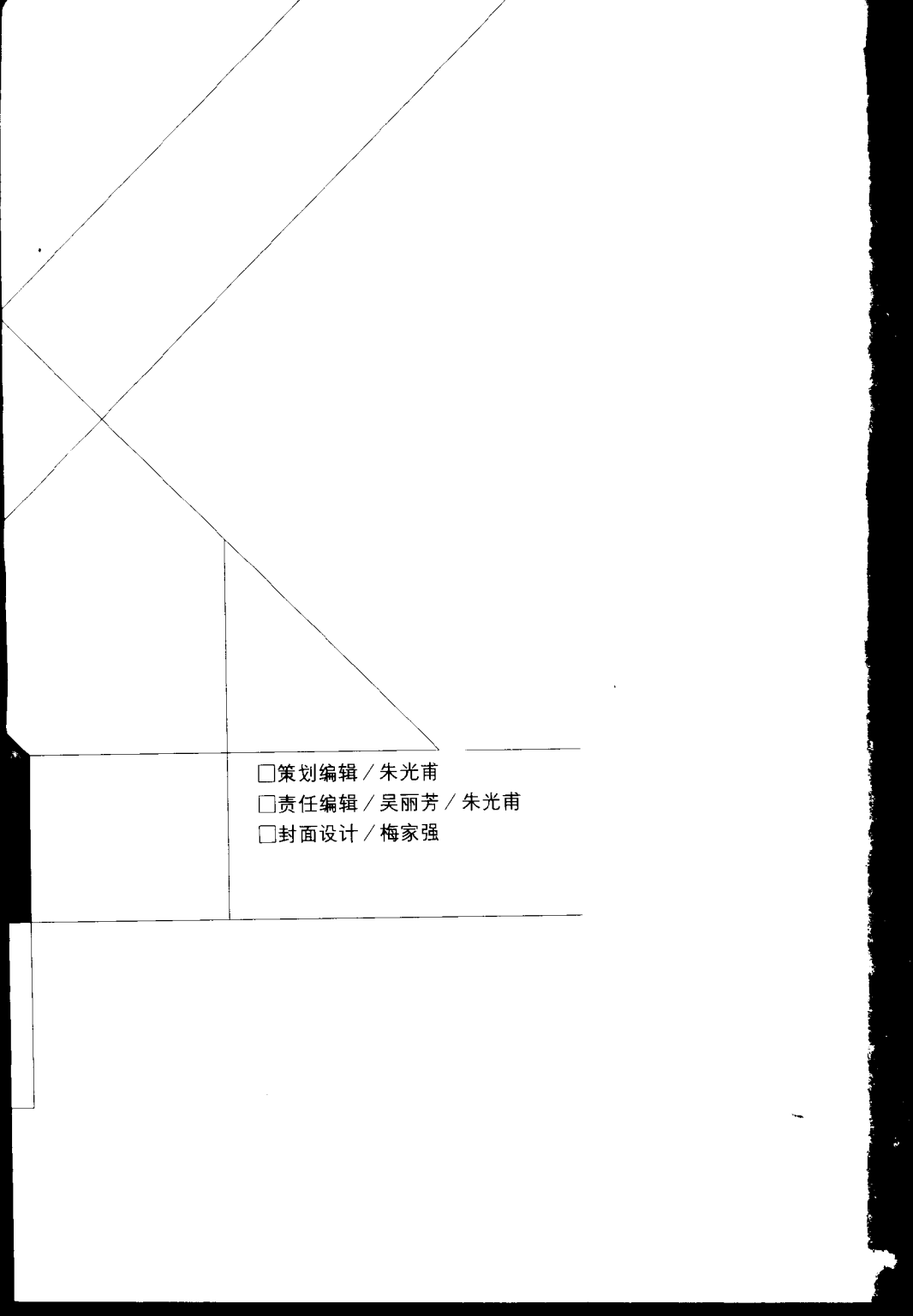
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说过:“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第112页,三联书店版)这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创作是由情节性的长篇向精神性的长篇转化,亦即由故事化向心灵化转化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又将有什么新的转化呢?这是人们拭目以待和共同关注的。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种转化已略露端倪,虽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也可以大约可以说出其转化的趋势。我以为,这种转化中,由于作家们文体意识的逐渐强化,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将是一个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作的时代。希望这套长篇

小说丛书能更清晰地显示出这种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的世纪性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加盟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强化文体意识,重视文体创造。倘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参与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和编辑们的劳动也就很有意义了。

1996年盛夏时节,蒙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热情邀请,我和一批很有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一起在避暑胜地庐山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一同纵论文坛流史,切磋创作技艺。下山之后,在南昌小住,江西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热情会见我们,并嘱我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长篇小说丛书。从那时起,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邓光东(现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关小群、洪安南等领导和有关编辑的支持下,这套丛书开始运作,从筹划、组稿到编辑审稿,历时两年,第一批作品将陆续同广大读者见面。按照惯例应由我这忝列主编者写几句话作为丛书总序,一再推托拖延终赖不了账,只好写了上面这些话,权当丛书的总序,置于每部作品的卷首,和作品一并献给广大读者,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1998年7月7日初稿

8月15日改定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 
- ☐ 策划编辑 / 朱光甫
 - ☐ 责任编辑 / 吴丽芳 / 朱光甫
 - ☐ 封面设计 / 梅家强

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第一辑

丛林生死情	石钟山 著	13.00 元
爱情独木桥	郁小萍 著	29.80 元
生产队里的爱情	何玉茹 著	15.80 元
浮世烟雨	庞瑞垠 著	20.80 元
吾城吾民	宿聚生 著	16.50 元

第二辑

何家芳的情事	王海玲 著	13.50 元
华丽洋商	姜珣敏 著	19.00 元
教授楼	郁小萍 著	16.00 元

第一章

何家芳今天一早吃了饭就往学校赶，因为他们这届初中生上山下乡的红榜今日公布。她这里把碗筷一放就急着走，那里妈妈手上的筷子就埋头没脑地敲下来。妈妈张红菊是市搬运社的职工，长年拉一架大板车，因而身段结实、孔武有力，小小的筷子在她手里简直就是一件凶器。妈妈手中的筷子一敲，何家芳的头就噗噗地响，就像敲在一个有回音的坛子上。十六岁的少女何家芳一方面脑壳痛，一方面心里委屈，眼泪立即在眼眶上打转，但她忍了忍，硬把就要涌出的眼泪憋了回去。

这时，爸爸何马桨将饭碗放下了，鼻子哼了一声，说，敲得好，我看这个女崽还没有下乡心就野了，一大早就一副急煎煎的样子。拿筷子敲她算是“请客吃饭”呢，拿锄头敲才是“革命”，才是叫她

长记性。

爸爸说着为自己语言的幽默得意地一笑，笑了之后鼻子又是一哼，同时用眼睛横了何家芳一下。爸爸眼睛的这一横，使何家芳的心不由一哆嗦，何家芳哆嗦是因为她一直怕爸爸。但她的两个弟弟不怕，小弟弟何家驹听了爸爸何马浆的话，顿时噗嗤噗嗤地笑了起来，笑过之后又唱：革命是暴动，暴动暴动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刚刚还一副凶神恶煞模样的爸爸听到小弟弟的唱歌，脸上立即浮上了笑容。随着笑容的浮上，何马浆的喉管里涌出哈哈的笑声。这笑声仿佛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东西，一串串地从何马浆的喉管里挤出来，以至于他的脸因这笑声的挤涨而变得一团紫红。爸爸哈哈笑着站起来，粗糙的手还在小弟弟乱蓬蓬的头发上抚了一下。妈妈也用含笑的眼睛看着何家驹，只有大弟弟何家俊面无表情地仍在喝着稀饭。

何家芳将眼泪忍了回去，默默地收拾桌上的碗筷，然后端到厨房去洗。所谓的厨房只是一间披屋，是家里把屋檐延伸后搭的一间小房子。何家芳舀了一盆水一个人在黑乎乎的厨房里洗碗。一个人洗碗，何家芳就忍不住掉眼泪了，她一边洗碗眼泪就一边流到肮脏的盆里。大弟弟何家俊进来送碗，在黑乎乎的光线上依然发现了姐姐脸上的泪水。何家俊说，姐姐，这次插队你争取走得远远的，远远地离开这个家。

何家芳听了弟弟的话，心里一暖。这也是自己心里的意思，何家芳就是想学校将她分配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去插队，她不怕吃苦，只要没有人用筷子敲她的脑壳就好了，没有人用吼声使她哆嗦就好了。她将弟弟手里的碗接过来，说，大弟，姐姐这次一定要求走得远远的。

洗完碗，何家芳一个人在厨房抹净了眼泪，就准备去学校。

但她不能马上走，因为爸爸和妈妈也刚刚出门上班。何家芳头贴着灰蒙蒙的玻璃窗，目光盯着巷子的小道：妈妈穿一条仅及膝盖的半长裤子，上衣的袖子挽到了腋下，孔武有力的壮硕身材似地拉着一辆板车，爸爸腰间别着一把锃亮的刀子，脚步噔噔地走在妈妈身旁。

爸爸的工作是在国营下沙窝菜市场卖肉。何马浆非常得意自己的这份工作，每日里他都能享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央求，每日A市可怜巴巴的市民都央求他何师傅给自己多斩一些精肉。大家都低声下气满面笑容地央求他何师傅，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是漂亮的女人还是丑陋的女人，都希望何师傅给自己斩一些精肉，都希望何师傅手中的那杆秤翘得高些。那时候猪肉的价格是每斤七毛七，国营菜市场穷是穷，但确实大家子气，整条猪除了内脏外，所有的部位卖的都是一个价格，不管是里脊肉还是猪肚皮的下沙泡，都一律卖七毛七分一斤。那时候，大部分人的工资都是三十几元，砍一斤肉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相当于今日人们买一个大件。所以人们央求何马浆，就像今日的人们央求行家为自己选一件电器似的。何马浆得意自己的工作，于是就将那把锃亮的剁肉刀日日别在腰间上班。别着剁肉刀在何马浆来说就是每时每刻向人们展示自己自豪的职业，就像将军将代表功劳的勋章挂在胸前一般。

何家芳贴着玻璃窗见爸爸和妈妈走出巷子口了，才出门。她将屋门锁了，然后就快步地去学校。——何家芳快步向学校走的时候是1969年10月5日。

十六岁的初中毕业生何家芳急急忙忙地走着，一出巷子就听到马路上有许多锣鼓声，居民委员会的干部拿着一叠红纸满面笑容地走在锣鼓队伍的前列，红纸上写着“下乡光荣”、“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到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等等。何家芳站在

那里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报喜的红纸随着一阵阵锣鼓声贴到了一家家的门楣上。居委会的干部脚不点地地贴了一家又一家，何家芳跟在后面走。突然，何家芳听见一间贴了红纸的屋里传来一阵低低的哭声。这哭声叫何家芳纳闷。何家芳想，贴了红纸、报了喜还有什么好哭的呢？何家芳在那家的窗子上探了几回头，到底还是没有看清里面是什么人在哭。就这样何家芳一路跟着锣鼓来到了学校，学校里满是同学。班上几个同学和何家芳打招呼。何家芳随便应着，急忙跑到学校的布告栏下，布告栏已经挤满了麻雀般叽叽喳喳的学生。何家芳蛮着身子往里挤，总算是挤到了布告栏下，并排贴着的几张红纸上同学们的名字一排排地写在上面。何家芳急忙地寻自己的名字，目光如织布梭一般地在红纸上扫描，看了一张没有寻到自己的名字，看了两张也没有寻到自己的名字。何家芳就急得出汗了。

这时班上的男同学刘毅民在旁边轻轻用手扯了扯她的衣服说，何家芳，你的名字在那里。何家芳顺着刘毅民的手指一看，果然在红纸的一处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何家芳”三个字在红纸上显得特别漂亮，端正秀丽，一如十六岁的女孩何家芳。很快，何家芳又发现刘毅民的名字紧挨着自己的名字。刘毅民的名字在上面，何家芳的名字在下面，发现这点之后何家芳就看了刘毅民一眼。刘毅民这时也在看何家芳。何家芳脸顿时就红了，扭头又看布告栏。这下何家芳看清楚了，她要去插队的地方是本省红旗县的麻石公社小桥桥生产队。她去插队的地方也是刘毅民要去插队的地方。

何家芳从布告栏前挤出来，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手不由捏着自己衣服左边的一处，那一处正是刘毅民刚刚扯她的地方。何家芳想，原来自己竟和刘毅民插队在一个地方。这样想着，何家芳的脸庞就红扑扑的，一路小跑着回到自己的班级。班级里

乌烟瘴气的,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说话,教室里大约只坐了三分之一的同学。

彭印春老师暗淡地坐在教室的一角。彭老师在上个学期末栽在班级同学的手里。这一栽之后,彭印春老师在校园已经戴了几回高帽子了。戴过高帽子的老师算什么老师呀,同学们不把彭老师放在眼里。彭老师自己也自动放下了师道尊严的架子,对同学不管不问,放任自流,一直以一种暗淡的低姿态出现在班级。彭印春老师在没有戴高帽子之前是A市十中女生认为最帅气的男老师。他高高的个子,脸庞上没有架讨厌的眼镜,眼睛很明亮。虽然是数学老师,但彭老师的篮球打得很好,一到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他就将篮球用右手举到右肩处和高中的男生在篮球场上打全场。彭老师右手将篮球举到右肩处的潇洒走路身姿是十中女生眼中的一道风景。现在这个“风景”暗淡如无物般地坐在教室的一角。同学们不认为他是老师,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老师。

见何家芳进来,彭老师马上站起来将一张盖着公章的小票据递给何家芳。彭老师说,何家芳,这是市里给每个下乡插队的同学发的,凭票每个同学可以买一套真正的军装,每套七元钱。何家芳将票据捏在手里,兴奋顿时为悲哀所代替,她知道这套真正的部队军装对于她只是一个渺茫的梦,妈妈张红菊、爸爸何马桨都不会让她穿,而是会将它们分给弟弟何家俊和何家驹。给了何家芳票据后,彭老师又暗淡地坐在那里。过一会,又一个同学走了进来,暗淡的彭老师又站起来,将票据给新来的同学。这时何家芳在军装的打击之后总算有了一个小小的安慰,就是她知道了那个红旗县离A市很远,差不多有三百公里,坐汽车得一天的时间。她就是想离家远远的,最好过年也不回来。这时一个同学站起来喊:没事喽,大家下乡喽……这个同学喊着就站

起来往往外走。他一走,其他的同学也喊:回家喽……班级的同学都往外面走,何家芳也往外面走。彭老师可怜巴巴地站起来说,同学们,下午居委会和学校会给你们送光荣榜。没有谁在意彭老师的话,大家都一窝蜂地往外走。只有何家芳听到了彭老师的话。何家芳没有和大家一起往外拥,而是走到彭老师面前问:彭老师,你们下午送光荣榜时敲不敲锣鼓?

敲,敲。彭老师连声道。其实彭老师并不知道下午敲不敲锣鼓,但现在有学生尊称他老师,他一激动就连声说敲了。

班级的同学一会儿就叽叽喳喳散了,连走在最后的何家芳也离开了教室。彭印春老师看看空荡荡的教室,叹了一口气,也慢慢地走出来。他慢慢地走出教学楼,向自己位于操场一侧的平房宿舍走去。

二

彭老师倒霉在班上的张栋良手里。张栋良那天放学很晚,放学晚的原因是因为张栋良那一阵迷上了跳高。张栋良总是下课后一个人拿一根竹竿架在沙坑上练习,他一次次助跑,一次次起跳,又一次次扑在沙坑里。那天,张栋良很高兴,他首次将自己跃过的高度提高到一米四五,不过在跃过那个高度的时候,张栋良的裤子裤裆处爆裂开来,这一下弄得张栋良很尴尬。那个年代,温饱还是一件很艰难的事,A市的喜欢跳高的穷孩子张栋良爆裂的长裤里面并没有穿内裤,所以张栋良一跃之后,伴随着高兴的就是沮丧,因为裤裆爆裂弄得他很难为情。他只能站着,将裤裆的秘密紧紧地夹住,假如行走的话他裤裆的秘密就会像小鸟一般地探出头来。张栋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求助于班主任老师彭印春。彭老师作为单身老师就住在学校操场旁的一排